考信錄

豐鎬考信錄卷之八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受業門人石屏陳履和校刊

太伯虞仲

（補）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祀（左傳僖公五年）

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左傳哀公七年）

附論○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論語泰伯篇○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淸廢中權論語微子篇

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余按太王周之賢主也廢長立少庸主猶或不爲况太王乎聖人之生固有異於常兒然其德亦必待壯而後成生而有聖德特國語列女傳

事後之推崇云爾豈得以此爲據也哉且大王安知王季之必傳之文王也哉已既欲廢長而立少矣安知王季之不亦然與諸樊欲傳季札矣卒傳之於州于晉武帝欲傳愍懷矣卒爲賈氏所殺宋杜后欲傳廷美德昭矣卒皆死於太宗之手故凡人主之欲相傳而至某人者皆忌主之所爲也以大王之賢智必不如此在計明矣況大伯之德固自足以興周而何爲舍之而待夫不可必立之文王乎由是言之太伯

之讓王季乃大伯自欲讓之耳大王初無欲立季歷之事也曰然則泰伯何以讓國曰古人讓國常事耳不足異也宋襄公嘗讓子魚矣韓無忌嘗讓起矣即吳諸樊亦嘗讓季札矣春秋時猶有以兄弟爲賢而讓之者况商周之際淳樸之世哉且古人非但讓國也即授官亦多有讓者禹垂益伯夷之讓不待言矣春秋之世齊鮑叔讓相於管仲衛免餘讓卿於大叔儀魯臣句須讓宰於鮑國晉大夫之讓軍帥者尤不

可一二數是知讓本古人常事不必有所爲不得已

而後讓也但自戰國以後人惟知有利而不知有義

爭國者多讓國者少遂以古人之讓爲異往往揣度

附會曲爲之說故見益之不有天下則意度之以爲

禹傳啟也不則以爲啟殺益也見伊尹之不有天下

則意度之以爲大甲潛出自桐而殺之也見泰伯之

長而不爲周君則意度之以爲太王欲傳聖孫泰伯

知而逃也後人之說古人大抵皆如是矣韓詩外傳

亦載此事而語尤詳且云大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立季季遂立其語尤不近於情理古者列國各有疆界岐之去吳數千餘里使命所不能通王季安能捐社稷而遠去果羣臣皆欲立王季則是大伯不得已而讓也又豈足爲賢哉又按詩云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似大伯已嘗君周而後讓之王季也者論語記逸民有虞仲而無大伯亦似獨虞仲未嘗爲君也者或者

大伯既立之後讓之虞仲虞仲逃之而後讓之王季乎春秋傳又云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祼以為飾然則斷髮文身亦非大伯事矣學者奈何不詩論語春秋傳之信而獨史記外傳之信也哉故今世家外傳之文皆不載說並見前大王篇中

世家又云大伯自號勾吳荆蠻歸之千餘家大伯卒無子弟仲雍立仲雍子季簡季簡子叔達叔達子周章周武王克殷求大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

吳乃封周章弟於故夏墟是爲虞仲余按傳所稱虞仲乃大王之子非周章之弟也若至仲之曾孫始遷於虞則傳不得稱爲虞仲大伯君吳而稱吳大伯仲君吳而稱虞仲有是理邪且論語以虞仲爲逸民若嗣大伯而有國豈容復謂之逸然則哀七年傳之仲雍非大王之子大王之子自號虞仲非傳之仲雍矣疑史記因見哀七年傳仲雍嗣大伯之文遂悞以仲雍爲大伯之弟因以傳之虞仲別屬之周章之弟也

大抵史記之言皆難取信故今但取經傳之文次第列之以俟學者熟玩而自得焉而凡世家之言概不敢載

伯夷叔齊

補逸民伯夷叔齊 論語微子篇

備覽○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史記伯夷列傳

附論○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論語述而篇

（補）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論語季氏篇）

（備）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孟子）

附論○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論語微子篇）

呂氏春秋云武王使叔旦就膠鬲於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詞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爲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

孟諸爲三書同詞皿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余按書微子篇深切懇摯無非愛君憂國之言正與箕比之心無絲毫異但補救無方不得已而去耳是以孔子稱仁孟子稱賢烏有佐周以覆宗國者乎膠鬲事雖不詳然孟子與傅說箕比並稱則亦必無私與周盟以邀利之事矣文王三分有二武王孟津之會諸侯八百是周之力本足以滅商故孔子曰

以服事殷可謂至德謂其能代商而不代商也何待於周召私與微子膠鬲盟而後能滅商哉微子膠鬲之與武王皆不應有此事然則伯夷叔齊亦必無此事也明矣蓋戰國之世邪說並作皆喜毀古聖人以便其私但聞微子封於宋而不知其故則以不肖之心揣之而以爲私與周盟也但聞伯夷嘗餓於首陽而不知其故則又以不肖之心附會之而以爲惡武王之伐商也武王果許封微子於宋何以克殷之後

不封微子乃封武庚夷齊果避周而餓於首陽何以經傳皆無一言及之而但見於戰國諸子之書乎此宜少讀書者皆知其妄而儒者往往信之其亦異矣故今首陽之餓載之讓國之後歸周之前以証其謬史記扣馬之諫蓋卽本之於此等書說詳見後條下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論語公冶篇

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

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

附論○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同上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同上

附論○孟子曰伯夷隘同上

史記伯夷列傳云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云云遂餓死於首陽山此說自漢以來皆信之不疑獨宋王安石嘗闢之今節錄其文於左

王安石伯夷論節錄　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孔子曰求仁而得仁餓於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百世之師也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爲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爲武王伐紂扣馬而諫義不食周粟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

當是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耶及武王一奮大公相之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春秋固已高矣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

余按天下之是非一而已矣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無兩是之理也是故敌之繼統爲是則有扈之阻兵爲非桀紂之暴虐爲非則湯武之弔伐爲是湯武是則佐湯武以伐桀紂者皆是桀紂非則助桀紂以

抗湯武者皆非戰國以降地醜德齊各以力爭爲君者各樹私恩以結其士爲士者各懷私恩以報其君而不復顧天下之大義於是各爲其主之說始興而豫讓以死報智伯矣聶政以死報嚴仲矣自世俗論之則以爲賢矣而自聖賢觀之特徒死而已故紂之臣未必無殉國者而孔子概未之論及其於殷臣而仁之者凡三其一則去紂其二則皆諫紂者也何者理固無兩是也齊桓能尊周室存亡國則以管仲之

佐之爲仁楚僭王滅諸姬則其臣雖忠如子文而不得爲仁而子西且有彼哉之嘆矣宗魯之殉公孟子路之殉孔悝未嘗非忠臣之節而孔子深罪宗魯亦不取於子路然則聖人之心可以見矣故伯夷之扣馬果是則殷紂之虐民無譏苟武王之救民不非則以伯夷之聖安得有扣馬之事哉且伯夷固嘗辟紂而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者也欲天下之清必無紂而後可欲無紂必有人伐之而後可紂死既不可待

紂讓又必不能不伐之無策也旣不欲有紂而又不欲人伐之然則伯夷之必將令如何而後可也紂之暴甚矣民之困於紂極矣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但厥亡出執是人人皆欲辟紂而不能也伯夷旣自辟紂矣則人之欲辟紂而不能者必伯夷之所哀憐而欲救之者也若但自免其身而已人之不能免者已不能救而又禁人救之是伯夷但知有己不知有人也惡足以爲聖哉然則叩馬信則辟紂必誣辟紂信

則叩馬必誣孟子與史記亦無兩皆是之理也史記
記東遷以後事采之春秋經傳猶多乖謬況克商以
前乎世家之與年表此傳之與彼傳牴牾至不可數
自所作者自猶反之況經傳乎伊尹之割烹孟子辨
之矣然史記猶信而采之烏在其可以誣伊尹而獨
不可以誣伯夷也孟子之述伯夷詳矣言之重焉詞
之複焉辟紂之文至於三見而無一言及於叩馬則
首陽之餓因辟紂不因叩馬明矣辟紂故餓餓故思

養而歸於周是以論語但云餓於首陽而不云餓死於首陽不然何爲無故而思善養老者間關數千里而歸於周也哉學者但屏史記而不讀則論語孟子之文正相發明經旨自了然而無疑矣蓋當戰國之時楊墨並起處士橫議常非堯舜薄湯武以快其私故或自爲論以毀之或託諸人以毀之是以毀堯則託諸許由毀禹則託諸子高毀孔子則託諸老聃其大較也伯夷既素有清名又適有餓首陽一事故附

會爲之說以毀武王若莊子及呂氏春秋（說詳前條）其明驗也太史公習聞其說不察其妄而誤采之耳王氏之辨是也然太史公尊黃老而齊六術其采之固無足怪獨怪唐之韓子自命爲抵排異端宋之程朱人以爲接孟子之傳而亦信楊墨之邪說而闢其謬者乃出於逢君之安石是猶魯之逆祀更數賢大夫莫能正而正之於陽虎也豈不惜哉異端之害莫甚於楊墨楊墨之罪莫大於非堯舜薄湯武此之不闢而

但摭拾其他其母乃豺狠當道而問狐狸乎至於父死不葬之言荒唐殊甚西山命衰之歌淺陋已極而舉世皆信之吁其眞可怪也夫

齊太公

史記稱太公曰呂尚而云文王遇於渭陽與語大說曰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其後譙周遂謂太公名牙索隱又謂尚名牙字而官名爲尚父余按孟子春秋傳皆稱爲太公果如史記之說則太公乃王季豈可去望而以太公稱之蓋望其名也尚父其字也呂其氏也姜其姓也師其官也公其爵也太公齊人之追號之也是時諸

侯尚未有謚周之大臣有謚自周公始而大公爲齊始封君故號之曰大公猶亶父之號爲大王也師尚父者連官與字而稱之者也猶所謂保奭史佚也大公望者連號與名而稱之者也猶所謂周公旦召公奭也呂尚者連氏與字稱之而省文者也猶子游之稱爲言游子華之稱爲公西華也牙之名尚父之官皆不見於經傳蓋由不知望之卽名尚父之卽尚而妄爲之說者也余性素淡每見古人世系名

姓爲世所淆亂常不平焉故正之

補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孟子

史記齊世家云呂尚窮困年老以漁釣干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大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爲師余按戰國時人以割烹要湯誣伊尹以食牛干秦誣百里奚孟子皆嘗辨之大公伊尹儔也其不以漁

釣于文王也明甚然即所謂文王田渭濱與語而載與俱歸者亦恐未必然也書曰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傳曰文王之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大公旣歸於周見大公者必爭薦之文王必早知之不必待田獵而後遇之也後世大臣多固寵而不肯下賢是以英主往往求士於邂逅之中好事者遂以之度大公而以爲亦然耳世家又云或曰大公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歸

周或曰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招呂尚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紂以贖西伯而索隱引譙周言亦謂大公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余按孟子云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則是大公不仕紂也大公方辟紂之不暇而寧肯自投於朝歌孟津紂之國中哉觀孟子之言大公之事蓋與伊尹相類躬耕自給安貧樂道而無求於外者必無游說諸侯屠牛賣飯求美女奇物以自汚辱之事也故今但載孟子之語而史記及諸

家之言皆不錄焉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詩大雅

世傳六韜爲大公所作戰國策稱蘇秦得大公陰符之謀史記亦云西伯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大公唐以後因尊大公爲武成王專祀武事如孔子之爲文宣王者然余按孟子云由文王

手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大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則大公者乃遡堯舜禹湯之道以佐文武而開孔子者非徒以兵事見長也古者右文事者必有武備是以三代以上文武之途不分無事則用之治國有事則用之行師故詩云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要不過以仁義之道教民於平時儆民於臨事卒有勇知方之衆為伐暴救民之舉耳後世儒者泥於章句之俗學沈於性

命之陳言不通達於世務故不知兵者多而所謂知兵者咸屬之於權謀術數之流由是文武遂分豈知三代以上不如是乎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霸者之佐猶能以詩書禮樂行兵況太公王者之佐而反爲此權謀術數之言乎且六韜所言術淺而文陋較之孫武吳起之書猶且遠出其下必秦漢間人之所僞撰盡以太公嘗相武王伐商故託之耳後人信之爲寔過矣故今不載

大戴記云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此事或以爲在武王卽位之初或以爲在武王克商之後余按敬勝數言文簡而意周事約而功廣誠爲聖賢儆戒之言帝王修持之要術也然武王有文王之

聖父太姒之聖母其庭幃之教訓豈不以小心翼翼緝熙敬止之義朝夕而提撕之而必待爲君之日致齊三日而後得聞此創論乎且以此爲在即位之初則與後文所監不遠視爾所代及于一人之語不合若以此爲在克商之後則尚父乃武王之師十餘年中所啓沃者何事而此語乃秘之而不以告乎要其先後實爲矛盾或大公嘗以敬義之旨告武王而後人遂附會之而爲此說與故今不錄

附論○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左傳僖公二十六年

史記魯世家云伯禽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

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說苑云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者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曰何治之難也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余按太公伯禽皆聖賢也其為治不必盡同然大要不甚相遠至其久近強弱之異則其後世子

孫之故爲有立法之初而即相背而馳者哉齊封於武王世魯封於成王世其相隔遠矣安得同時而報政且報政之日史記以齊爲五月說苑以爲三年史記以魯爲三年說苑以爲五年傳聞之異顯然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冉有之言志也皆云三年可使有勇足民子產之治鄭亦三年而後輿人誦之三年政成常也伯禽之三年何得爲遲太公之三年亦何得爲疾而周公乃異之乎

此乃後人據其後日國勢而撰爲此說者不足據呂氏春秋亦載此事而其文尤支離故今皆不錄

備考○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於無棣（左傳僖公四年）

韓非云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太公使吏殺之周公發急傳而問之太公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掘井而飲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是以誅之余按太公佐文武以開周孟子列太公於見知之數則太公必以仁義治國者也烏有怒人之不仕而殺之者哉齊國之民衆矣耕田掘井而

不仕者不可勝數也太公又安能盡殺之曰爲其賢
而不仕也然則是以其賢而後殺之齊國豈復敢有
爲賢者哉人臣之患患在於貪爵祿貪爵祿則必不
能直道而行故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以其
不貪爵祿而殺之是驅一國而使之皆惟利是圖也
堯舜在上不廢巢由箕子不臣於周則封之於朝鮮
聖賢之心亦可見矣漢光武欲仕嚴子陵子陵曰士
各有志豈相強哉光武猶能容子陵太公之賢乃反

不能容二子之不仕乎此乃法家之徒疾士之高尚欲强天下賢人使入已轂而僞託之於太公者故今不錄而爲之辨

春秋繁露稱營蕩爲齊司寇太公問以治國之要對日仁者愛人義者尊老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立而誅之以定齊國余按此說至爲無理三代以上從無此等語言藉令果有此人太公必不仕之以官而訪之以政也此乃名法之

徒毀仁義者之所爲說繁露誤采之耳今不錄

召康公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詩大雅

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同上

備覽○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史記燕召公世家

僞古文尚書有旅獒篇云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余按此篇之文淺弱細碎乃雜綴傳記之嘉言以成篇者得侮君子數言與篇意全不類爲山九仞二語則德括

論語之文為之者其偽固不待言而於召公稱為太保亦與事理不合何者古之師保皆所以輔導人主體隆禮重故嘗以耆宿大臣為之非若後世止為官階以寵貴臣雖子弟武夫皆可循次而遷轉也故傳云宛有師保如臨父母又云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召公在文王時無所知名而至康王時猶存則其年當與周公相若少於武王者不得為武王之太保也是以史記周本紀於文王

時無一言及於召公者武王卽位乃云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其後召公凡屢見皆稱爲召公不稱爲太保至成王世遷殷遺民之後乃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而書君奭篇序亦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然則是召公於成王時始爲太保不得於武王時預書爲太保也周公不得爲武王師召公安得遂爲武王保也作僞書者蓋見召誥顧命之於召公皆稱之爲太保不求其故而遂於武王之世亦以是

稱之正如呂覽之稱武王使保召公與微子盟者然皆由於臆度而僞撰是以考其時勢而不符耳且史記多采書序之文而此篇之序獨不見於本紀疑書與序出於一人之手故今並不錄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

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書召誥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于監于殷

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書君奭

書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作君奭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馬氏融云召公以周公既攝

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孔氏穎達云成王即政之初召公以周公嘗攝王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說蔡傳以爲諸家之說皆爲序文所誤乃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諭以留之爾余按史記之意以爲此篇作於周公踐阼之初馬孔之說則在周公還政之後然書序皆不見此意但云召公不說未言不說者何事云相成王爲左右則亦與周公踐阼無涉也蓋諸家

皆因戴記中有周公踐阼之說先入而爲之主故司馬氏億料之而爲是言馬氏孔氏又以史記之說與序相成王之文不合故曲爲之解以爲周公還政之後而召公不說其實皆非書序意也惟蔡傳謂召公欲避權位周公留之於義爲近然細玩篇中之語無非勉厲召公同心協力共輔大業不但不見召公有不說周公之意亦殊不見召公有盛滿難居之心然則此篇乃周公自與召公相勸勉之言初無別故槩

後人所云云也禹皋陶之相舜也既各以讜言告戒矣而二人者亦互相勸勉不必相疑而後然也今周公既作立政無逸以勉成王召公亦作召誥以勉成王矣則二公之相處亦必有互相勉厲之語乃人情之常大臣憂國之心之所必至初不必於經文之外別尋事端而曲爲之說也召公當亦有告周公之篇但史逸之耳故今於書序史記諸家之言概不載周公無踐阼之事說已詳前周公相成王篇中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詩召南

附錄○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左傳襄公十四年

召穆公

宣王之中興召穆公之功爲大故特錄之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周語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衛宏毛詩序云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其說皆與春秋傳異韋氏昭孔氏穎達咸謂召穆

公重述此詩而歌之杜氏林氏註左傳遂亦沿其說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富辰以爲召穆公所作者蓋樂章久廢召穆公始作周公樂歌也余按作也者前此未有而創之之謂也故曰述而不作若此詩果周公所作而召公但歌之則文當云糾合宗族於成周而歌常棣焉不當云作詩也周公之事此傳前文言之矣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若此詩果周公所作則文當云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而作常棣焉其詞云云不當於周公絶口不言而於召公反歷歷述之也且其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又云喪亂既平既安且寧皆似中衰之後不類初定鼎時語況作亂者管蔡兄弟也以殷畔者管蔡兄弟之親其所疏而疏其所親也而此詩反云兄弟急難良朋永歎兄弟外禦其侮良朋烝也無戎語語與其事相反何邪若周公果因閔管蔡而作此詩則當自愧無德以化兄弟使陷於大戾不然則述管蔡之甚

間王室以爲兄弟戒不當反護兄弟之罪而斥異姓之疏使天下勤王之賢侯從征之義士聞之而投戈太息也盖此傳後文云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撰周語者誤會其意遂疑莫如兄弟外禦其侮之句爲周公之所作撰詩序者又爲國語所惧因聽受之而遂以管蔡之事當之耳不知所謂曰莫如兄弟者但謂其意如此

其言如此非謂其詩如此也所謂懼有外侮者但言
其心懼有外侮非必作詩言外禦其侮然後得爲懼
也周公之意召公之詩如合符節故云召穆公亦云
非以歌周公之詩爲亦云也所以鄭唐舊說皆以此
詩爲召穆公所作自韋氏杜氏曲護周語詩序之失
於是傳之明明稱爲召公所作者巧辭强說百計以
屬之周公雖以朱子之最不信序亦從而附和之遂
致詩人之意大半晦於說詩之人亦可爲之長太息

矣且夫說經者惟期定於一是耳周語詩序既與左傳不同左傳果是則周語詩序必非周語詩序果是則左傳必非周則周召則召雖三尺童子皆知其不能兩是也乃必欲使之皆是而無非委曲展轉以求兩全而卒不可通其亦拙矣故今從左傳載之此說並見正錄中六月出車條下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詩小雅

宣王封申之功具在崧高一詩已摘錄之於宣王篇中矣此篇專美召公故錄於此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大雅詩）

此詩前三章叙召公經畧江漢之事乃國家大政故摘錄之於宣王篇中後三章嵩言召公受賜事故摘錄之於此

衛武公

西周之世諸侯賢者莫如武公且武公亦似爲王卿士者故特錄之

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警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於是乎作懿戒以自警也原註懿讀曰抑及其沒也

謂之叡聖武公楚語

存參○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詩序

附論○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史記衛康叔世家云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共伯弟和襲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立和爲

侯是爲武公司馬正索隱云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國語稱武公年九十五猶箴誡於國恭恪於朝作抑自警至於沒身謂之叡聖詩著衛世子共伯早卒不云被殺若武公殺兄而代立豈可爲訓而形之於國史乎蓋太史公采雜說而爲此訂耳其論當矣近世說者乃謂武公前後善惡自不相掩不必以其弒君爲諱反若眞有其事索隱之言爲非是者余按樂以象德故曰見其樂而知其德若武公弒兄自立大本

失矣其樂復何足觀而季札讓國之賢亦必不服膺於弑兄之賊也逆取順守以結民心世有之矣然必無稱以睿聖者苟非喪心病狂何至加此不倩之名倚相引此以譏史老史老其無詞乎武公之未嘗弑兄亦明矣毛詩諸序固不能無附會然以其說與史記互較之相舟在鄘風之首牆茨之前其世近是也我儀我特之稱之死靡他之語其事亦近是也廻環諷誦但有以死自守之心而絕無傷其夫死於非命

之意以爲早卒而非被弒此固無從見其爲誤者也康誥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是武王誥康叔而封爲衛侯也而衛世家乃采世俗之說謂周公以康誥命康叔謂頃侯賂周夷王命爲衛侯其前文既與經剌謬如是此又不可據以爲實者也由是言之共伯之死當從詩序不當從史記斷斷然矣索隱之說是也又按髦者子事父母之飾父亡則脫左髦母亡則脫右髦今云髧彼兩髦則是共伯死時父母固

猶存也父母猶存則非立後爲弟所弑明矣乃孔氏
詩正義謂共姜追述其父母在時之飾嗚乎但欲曲
全前人之說遂不難於委曲宛轉以誣聖賢而入其
罪吾誠不知其何心也故今復申索隱之意而詳辨
之

存參○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
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詩序

按衛之賢君無如武公者序說近是至稱入相于周

雖無左証然賓筵與抑二詩皆列于雅則理亦或有

之故列之于存參

存參○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後漢書注

按賓筵詩意與抑畧相類但重在飲酒耳此說近是

至詩序以爲刺王則篇中未見此意故舍彼而采此

史記武公立於周宣王十五年武公四十二年犬戎

殺周幽王武公將兵佐周平戎有功余按大雅篇次

無顛倒者而抑在桑柔雲漢之前故序以爲厲王時

詩若武公於厲王時已爲諸侯則非立於宣王之世而犬戎之亂不當武公世矣恐史記有悞也觀史記於齊威宣二王皆移前數十年說見孟子事實錄中則此年世寧可深信故今不敢輙載

豐鎬考信錄卷之八終